

《书》曰：好学则裕。《礼》云：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。盖须切磋相起明也。见有闭门读书，师心自是，稠人广坐，谬误差失者多矣。



人生成长奠基石丛书

renshengchengzhangdianjishicongshu

YUQINGNIAN

PENGYOUTANZHIXUE

与青年朋友谈治学

积土成山 风雨兴焉 积水成渊 蛟龙生焉



ji tu cheng shan feng yu xing yan
ji shui cheng yuan jiao long sheng yan

主 编：堵 军



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

Z_{121.7}
2:9

人生成长奠基石丛书

与青年朋友谈治心

主编 堵军



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



与青年朋友谈治学/堵军主编. ——中国新闻
联合出版社, 2004. 9

ISBN 988 - 97899 - 6 - 5

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路 83 号 0381 信箱)

(香港观塘开源道 60 号骆驼漆大厦第三期 10 楼)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59

字数: 3174 千字 印数: 1——5000 册

定价: 475.20 元

本卷定价: 19.80 元

编者絮语

文学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描摹,是对人类生存经验的艺术表现和思考,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之窗。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产品的一座宝库,她时贯古今,地连八方,浩如烟海,璀璨辉煌;在这里不是珍藏着一颗珍珠,而是各民族珍珠美玉的荟萃,踏入这座殿堂,你的面前会出现无数个新的领域,你可以从此了解到不同民族、不同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,各民族的风土人情、心理状态等等也会透过纸缝,活跃在你的面前。文学作品不仅给人以知识,而且给人以教育。文学也是人学,尤其是那些优秀的作品,总是或多或少地阐述人生的道理,有的甚至有着深刻的见解,虽处异国异地,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启迪,受到教育。

人生之中,什么是“成功”呢?《广辞苑》里对“成功”一词下的定义是“完成事业”,而《辞典》把 success(成功)解释为“尝试或努力取得理想的结果。”

我们在本套丛书中,多次使用“成功”一词的意思就是“实现自己的理想。”

生活是自己创造的。每个人都会时常面临生活、工作和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们的处世方法、工

作态度、努力程度、思维方式和心态信念等等决定了我们一生的成败。

不论干什么,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成功,都试图尽量避免失败或走弯路。《人生成长奠基石丛书》也正是你成功奔向自己的理想、轻松而潇洒地生活的一盏明灯。本套丛书通过大量的、丰富的内涵,使读者在轻松中得到有益的启迪,学会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,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人生,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,多一些得,少一些失,多一些成,少一些败。

如果你希望摆脱平凡的生活,如果你想追求卓越的品质,如果你想探索成功的奥秘,如果你想充分地发展自我,展现自我。那么,请你试着选择本套丛书,在闲暇无聊或苦闷彷徨的时候,打开它,不管你是浅尝,还是深味,本丛书都会给你指导,给你安慰,给你鼓舞,给你力量!

编 者

2004 年 9 月

目 录

我的学词经历	夏承焘(1)
我怎样学习写作的	朱东润(10)
漫谈治史	郑天挺(19)
关于《陈风·株林》今译的几个问题	余冠英(30)
谈治学的方法	周祖谟(37)
谈自学古文字	李学勤(50)
关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	何其芳(59)
和初学者谈“天”	庞 朴(68)
美学研究的一些体会	蔡 仪(79)
我的学史经验和体会	何兹全(90)
基础与专攻	
——跟从黄侃师学习《说文解字》的体会	陆宗达(99)
和历史系同学谈怎样写论文	杨志玖(109)
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	周一良(118)
谈谈魏晋南北朝文学	曹道衡(129)
治学琐言	缪 钺(140)
从唐诗的特色说起	林 庚(149)

略读与精读	刘叶秋(154)
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	王运熙(165)
历史人物的选取和写法	辛安亭(172)
漫谈我的学习隋唐史	韩国磐(180)

补白:

开卷有益(8)

永公学书(17)

郑振铎先生刻苦自励(49)

闻一多先生谈治学(58)

独学无友 孤陋寡闻(67)

章太炎谈读史日程(77)

老学庵(97)

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(108)

欧阳修谈治学(116)

顾颉刚先生开的书单(116)

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参考书目(127)

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学参考书目(138)

鲁迅先生开列的中国文学入门书十二部(147)

马寅初先生的学术研究态度(179)

我的学词经历

——夏承焘

夏承焘，浙江温州人，生于1900年。一生致力于词学研究，是我国著名的词学专家。早年就读于温州师范学校。解放前，曾任西北大学讲师、浙江大学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。195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，现任杭州大学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聘研究员。主要著作有：《唐宋词人年谱》、《唐宋词论丛》、《月轮山词论集》等。

关于我的学词经历以及学词心得，六十年代初，曾经在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，向研究生们介绍过。我是个天资很低的人，从事教育、文化工作，六十余年间，如果说在学词方面还取得了某些成绩的话，那就是依靠一个“笨”字。我曾经告诉一位朋友：“‘笨’字从‘本’，笨是我治学的本钱。”因此，提起治学经历，还得从这个“笨”字说起。

我十四岁那年，考进温州师范学校。师校开设科目十几门，我却很早就偏科，对于英、算等学科，常常是临时

抱佛脚,采取应付的态度,绝大部分自修时间,都用于读经,读诗文集子。因为自己觉得“笨”,那就必须勤奋。从十五岁到二十岁,是我读书很努力的时期。当时,一部《十三经》,除了其中的《尔雅》以外,我都一卷一卷地背过。记得有一次,背得太疲倦了,从椅子上摔倒在地。我在求学阶段,举凡经、史、子、集,乃至小说、笔记,只要弄得到书,我都贪婪地看。我体会到:如果不刻苦读书,就谈不上治学,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。

二十岁在师校毕业后,我到北京、西安等地谋职,花费了五、六年时间,进行做学问的尝试。我曾经对王阳明、颜习斋的学说发生了兴趣,在西北大学讲授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,准备治小学。后来,我又想改治《宋史》,看了不少有关资料。那时的兴趣很广泛,计划也很庞大,甚至还对古都长安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的工作。二十五岁时,我回到温州,那时瑞安孙仲容先生的“玉海楼”藏书及黄仲弢先生的“荃绶阁”藏书已移藏于温州图书馆,我将家移至图书馆附近,天天去借书看。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,我在严州第九中学任教。严州第九中学原来是座州府书院。我到学校,拿了钥匙,一个房间、一个房间打开看,发现一个藏书楼,里头尽是古书,真是喜出望外。尤其是,其中有涵芬楼影印二十四史、浙局三通啸园丛书,在严州得此,如获一宝藏!课余时间,我就在此地扎扎实实地读了几年书。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、小说以及有关方志,我几乎全看了。就这样,天天读书,天天将读书心得札入日记,直到三十岁前后,才逐渐试做专门学

问。

刻苦读书,积累资料,这是治学的基础。但是,究竟何时试手做专门学问较为合适呢?从前人主张,四十岁以后才可以著书立说,以为四十岁之前,“只许动手,不许开口”。这虽是做学问的谨严态度,而四十岁才开始专,却几乎太迟了。我自师校毕业后,因为家庭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,未能继续升学,苦无名师指点,才走了一段弯路,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探索时间。我想,如果有老师指导,最好二、三十岁时就应当动手进行专门研究工作。要不,一个人到五十岁以后,精力日衰,才开始专,那就太晚了。我见过一些老先生,读了大量的书,知识十分渊博,但终生没有专业,这是很可惜的。因此,在刻苦读书的基础上,还必须根据自己的情性、才学,量力而行,选定主攻目标,才能学有专长。

最近几年,报上经常表彰社会青年坚持自学、著书立说的事迹,我看过深受感动。我也没念过大学,在自学的道路上,可以说与这些青年同志,有着相同的甘苦和希望。

第一、买不起书怎么办?

我当时,除了依靠图书馆,就是借和抄。因为得来之不易,每一书到手,不论难易,必先计何日可完功,非迅速看完不可。同时,看过之后不是就此了事,而是坚持天天写日记。

温州师校的国文教员张震轩先生曾对我说:“为诗学力须厚,学力厚然后性灵出。”在师校时读元遗山诗,我曾

一首一首抄录下来，朝夕咏诵。以后作《白石歌曲旁谱辨》、札词例，也离不开“抄”的功夫。任何天才，都离不开后天的努力。在自学过程中，我利用各种机会抄书读书，为以后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。

第二、没有名师指点怎么办？

师校毕业时，我才十九岁。离开学校时，才更加觉得学生生涯的短促和宝贵。我多么渴望能有机会继续深造啊！

第二年，南京高等师范开办暑假学校，我和几位同学前往旁听。如胡适之、郭秉文等新学巨子，当时都亲自为暑假学校开课。一个多月里，听了胡适《古代哲学史》、《白话文法》，梅光迪《近世欧美文学趋势》以及其它许多新课程，大开眼界。返回温州后，苦于失去进修机会，时时感到困惑。但是，在自学过程中，我也找到了许多老师，其中包括不会说话的老师。比如，我看了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，就以李氏为榜样，坚持写日记，锻炼自己的意志力；又比如，读《龙川文集》，便为陈亮平生抱天下志的大丈夫气概而感动，着意效法。同时，经常与同学朋友一起探讨，也大受其益。在温州任教期间，我先后参加了当时的诗社组织——慎社、瓯社。社友中如刘次饶、林鹄翔、刘景晨、梅雨清、李仲骞等，于诗学都有甚高造诣，经常与他们在一起谈论诗词，收获很大。我的诗词习作也开始在《慎社》杂志上刊载。

为了争取名师指点，1929年（三十岁）冬，由龙榆生介绍，我开始与近代词学大师朱彊村老人通信。彊村老

人对后进尽力栽培。我寄去的论词文稿，他都细心审阅，给我的鼓励极大。我的第一本专著《白石道人歌曲考证》，疆村老人亲为题签。疆村老人并约我“相访”。能有机会得到疆村老人的教诲，对于我这个由自学入门的词学爱好者说来，实在难得。那期间，直到疆村老人病逝为止，我们通了八、九回信，也见了面。我去求教时，老人十分诚恳地给予开导。老人博大、虚心，态度和蔼，这对于培养年青人做学问的兴趣，关系极大。至今这位老人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在词学研究过程中，除了利用书信的形式各处求教，我还曾特地外出访师问友。近代文坛先辈吴梅、夏敬观、冒广生、蔡嵩云，陈匪石、马一浮等，我都登门拜访。对于词学同行，我都尽量争取向他们求教。当我闻知江都任中敏、南京唐圭璋于词学素有研究，就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，共同探讨问题。

师友间相互切磋，对于研究工作帮助极大。有一次，龙榆生来信说，我作词专从气象方面落笔，琢句稍欠婉丽，或习性使然，建议多读清真词以药之。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深省。记得我二十岁时，作诗苦无元龙百尺楼气概，那时，我曾作六绝句以自警，其一曰：

落笔长鲸跋浪开，生无豪意岂高才。

作诗也似人修道，第一工夫养气来。

三十岁时，我认为中国词中，风花雪月，滴粉搓酥之辞太多，词风卑靡尘下，只有东坡之大，白石之高，稼轩之豪，才是词中胜境。平时作诗词，专喜豪亢一派。经过几

番探索,自审才性,觉得自己似乎宜于七古诗而不宜于词。我想,好驱使豪语,断不能效苏、辛,纵成就亦不过中下之才,如龙洲(刘过)、竹山(蒋捷)而已。但是,对于清真词,风云月露,甚觉厌人。因而,我觉得,此后为词,不可不另辟新境,即熔稼轩、白石(姜夔),草窗(周密)、竹山为一炉。这就成为我几十年来作词的努力方向。

几十年来,我在学词方面如果说取得了点滴成就,这与师友间的互相启发,也是分不开的。

此外,在具体研究工作中,既要多读书,又要力忌贪多不精。

怕书多,读不了,是一个错误的想法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里有一篇文章,题目叫《假年》(“假年”是用孔子“假我数年以学易”这句话),文章说:有人认为古代书少,后来书一代多一代,后人要把所有的书读完,就要有古代人几倍的年龄。章学诚批评这种人说:读书犹如饮食,如果有人要多住几十年吃光天下的好食物,这不是很狂妄可笑吗?怕书多的,实是对学问没有入门的人。我们读文学作品,若是为了欣赏,并不要读许多书。若做专业研究工作,就是很大的图书馆,也只怕书太少。

专家作研究工作怕书太少,而一般初学却不要贪多。近代扬州有一位《文选》学家李详,少年时家贫无书,却读熟了一部《文选》。古人说:“案头书要少,心头书要多。”其实这两句话是有因果关系的。案头书少,所以心头会多起来;案头书多,不能专精,心头的书便多不起来。但是,心头的书,乃是平时于案头积累起来的。看问题不可

持片面观点。

我在治学过程中，也常出现多与少的矛盾。师校毕业后，带着一股年青人的锐气，雄心勃勃，曾发愿研究宋代历史，妄想重新编写一部《宋史》，并且花了五、六年时间，看了许多有关资料，后来知道这个巨大工程决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，方才放弃。但是，我又想编撰《宋史别录》、《宋史考异》，想著《中国学术大事表》等等。对于如何做学问，我常处在矛盾斗争当中，早晚枕上，头绪万千：专心治何业，始能不再旁鹜呢？常苦无人为予一决。经过反复探索，我发现了自己“贪多不精”的毛病，根据平时的兴趣爱好和积累，决定专攻词学。

最后，谈谈如何做读书笔记。我依自己的体会把它概括成三字诀：“小、少、了”。

（一）小，是说用小本子记。我从前用过大本子做笔记，读书心得和见到想到的随时记在一个案头大本子上，结果不易整理，不易携带。后来读章学诚的《章氏遗书》，其中有一段讲到做读书笔记，说读书如不即做笔记犹如雨落大海没有踪迹。我就用此意把自己的笔记簿取名为“掬沔录”。我开始改用小本子，一事写一张，便于整理，如现行的卡片。苏东坡西湖诗曰，“作诗火急迫亡逋，清景一失后难摹”。创作如此，写心得体会做笔记亦当如此，有用的知识才不致任其逃走。

（二）少，是说笔记要勤，但要记得精简些。做笔记要通过自己思考，经过咀嚼，然后才落笔。陆机《文赋》中有两句话：“倾群言之沥液，漱六艺之芳润。”这是说做文章。

我以为做笔记也应有“倾沥液”、“漱芳润”的工夫。如果不经消化，一味抄书，抄得再多，也是徒劳。顾炎武著《日知录》，自比采铜于山，往往数月只成数条，可见精练之功。这里，我所说笔记要记得少，是指每条的字数而言，条数却要记得多。每一个问题陆续记下许多条。孤立的一小条，看不出学问，许多条汇拢来，就可成为一个专题，为一篇论文。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、钱大昕的《十驾斋养新录》、王念孙的《读书杂志》，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。

（三）了，是说要透彻了解。记下一个问题，应经过多次思考，要求作彻底的了解。有时要经过漫长时间才会有接近于实际的认识。浅尝即止，半途而废，便前功尽弃。所谓“了”，就是要让所学到的东西，经过思考，在自己头脑里成为“会发酵”的知识。如果是思想懒汉，即使天天做笔记，也难有多大心得，因为那只能叫做“书抄”，叫做“知识的流水账”，严格说来，不配称为“读书笔记”。

以上所谈是我在学词方面用的“笨”办法，所下的“笨”功夫，仅供青年朋友参考。

开卷有益

宋朝初年，宋太宗（赵光义）曾招集文人学者编写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百科全书。这部书广采博收，卷帙浩繁，

堪称佳制。初名《太平编类》，宋太宗赐名为《太平御览》。

据说这部书编成之后，宋太宗每天都要阅览三卷。有时因国事繁忙，不能按日阅览，闲暇时也一定要补上。有人认为，皇帝日理万机，还要抽时间读书，实在太辛苦了。宋太宗却不以为然，他说：只要打开书，便会有所收益，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辛苦的事情。（原文是：“开卷有益，朕不以为劳也。”）

后来，“开卷有益”就成为一句成语，勉励人们博览群书，不论什么书都可以翻一翻看一看，什么知识都要积累一点，以广见闻。当然，对“开卷有益”也应该做具体分析，不能笼统地说读任何书都有益处。读书时一定要将书中的内容加以分析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才能真正有所收益。

我怎样学习写作的

——朱东润

朱东润，江苏泰兴人，生于1896年。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、传记文学家。曾任武汉大学教授，现任复旦大学教授。主要著作有：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、《中国文学批评史论集》、《张居正大传》、《陆游传》、《梅尧臣传》、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等。

我学习写作，应当说是从1904年开始的。那时我在私塾已经读过三年，正进入初级小学。私塾的生活大家都知道，总不外是拜老师、打手心，——其余就是早晨入学，向孔圣人拜一拜，傍晚散学还得拜一拜。在私塾里也偶然做些对子，不过那样的机会是不多的。

1904年我实在不愿意读私塾了，这年地方上办起了初等小学，那时称为蒙学堂。到了这里我们开始作文了。科举还未废，小学也在初办，作文应当是怎样的办法，连老师也不清楚。这就出现了“四书义”的要求，就是说在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里出一句，要大家议一议。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八股，不过不一定要求起讲、对比